家乡的芦苇荡,三面环水,面积约二十 来亩。我家的屋子便坐落在这芦苇荡边, 每至春夏之交,那芦苇便疯长起来,青翠欲 滴,随风摇曳,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而秋 冬之际,则又转为枯黄,在夕阳下泛着金 光,煞是好看。这芦苇荡,是我儿时的乐

园,也是鸟的天堂。 记忆中,芦苇荡里的鸟儿极多。麻雀、 野鸭、白鹭,还有叫不上名字的,皆栖息于 此。春日里,鸟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我和几个顽童,常常钻入芦苇丛中,捉迷 藏,寻鸟窝,掏鸟蛋。那些鸟窝多筑在芦苇 杆上, 用枯草和羽毛编织而成, 精巧得 很。我们蹑手蹑脚地靠近, 屏住呼吸, 生 怕惊动了母鸟。有时运气好,能摸到几枚 温热的鸟蛋, 便如获至宝, 小心翼翼地揣 在怀里带回家去。母亲见了,总要责骂几 句,说我们作孽,但终究拗不过我们的馋 嘴,将鸟蛋煮了给我们吃。

芦苇的叶子,在我们那儿称为"粽叶" 是包粽子的上佳材料。每到端午节前,母 亲和姐姐们便要去芦苇荡打粽叶。我也常 跟着去,名义上是帮忙,实则多半是玩耍。 她们专拣那些宽大肥厚的叶子采,动作麻 利,不一会儿就能采上一大捆。回家后,将 粽叶洗净,浸泡,再包上糯米、红豆、枣子等 食物,用细绳或稻草扎紧,放入大锅中煮 熟。那粽子的清香,至今想来,犹在鼻端。

芦苇还能编芦席。在那个困难的年 代,这倒成了一项重要的副业。生产队将 芦苇分到各家各户,先要破成片,然后大人 小孩齐上阵,编织芦席。破芦苇是个技术 活, 需用一把特制的篾刀, 顺着芦苇的纹 理,将其劈成均匀的细条,再在场基上用 石磙反复碾平,这样编出的席子自然平整 光滑。母亲和姐姐们起早摸晚编织,手指 翻飞间,一张张四四方方的芦席便渐渐成 形。编好的芦席可以拿到街上卖,换些零 用钱贴补家用。我虽年幼,也常被派去帮 忙递篾片,或是在席子编好后,用剪刀修剪 边缘的毛刺。

冬日里,芦苇荡里的芦苇枯黄了,便成 了最好的燃料。那时节,家家户户都缺柴 火,这芦苇荡便成了大家的"柴山"。大人 们用镰刀割下枯芦苇,捆扎成捆,背回家 去。我们小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捡拾 铺在地下厚厚的枯叶,虽不多,却也颇能体 会劳动的喜悦。枯芦苇易燃,火势旺,是烧

人形河,我出生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家

乡了。它是地名也是河名。人形河是大沙

河在怀宁县境内的分支,因河道形状似人

形而得名。也有人说,人形河有座似人形

的山而得名。小时候,大人们还带我上了

那还是个女人的身子,有一个水塘常年流

水不断,被说成是女人的阴部。那我从小

"1956年大沙河以北的永丰等村划归桐城

县;以南桐城县白莲圩划归怀宁县,从此,

以沙河为两县天然界线。"早在东晋时期,

谢玄为抵御前秦入侵,在长江北岸寻找天

然屏障,人形河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被选

为防御工事的一部分。谢玄曾在上游设拦

河坝蓄水,计划在战时水淹敌军,虽最终未

发挥直接作用,但体现了古代军事地理的

智慧。战后,人形河因屯军吸引了大量移

民,沿河逐渐形成村落和粮食生产基地。

随着时间推移,人形河成为连接周边乡镇

的重要水道,而人形河也作为合安国道上

道上,有供销社、医院、车站、饭店、旅社、碾

米厂、棉花厂、毛笔厂、墨子厂、铁匠铺和学

校。当时的金拱公社只有黄马、久远、人形

河三所完小,我就就读于?形河小学。人形

河小学是四合院格局,大门对着公路旁的

操场,宽阔的操场上没有跑道,只有一张预

制的乒乓球桌。进大门就是一幅织线的毛 主席像。这幅毛主席像,后因学校撤并,被

搬到祖庄小学做了床棚顶。八十年代我师

范毕业,被分配到祖庄小学,就睡在这张床

上。晚上定睛一看,竟是久违的毛主席像,

我欣喜若狂,把它撤了下来,至今还保存在

我家中。——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吧。校园里种了许多桃树和冬青树,桃树

有油桃和蟠桃,蟠桃最好吃。那时提倡"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虽然老师不严厉,但校

园里的桃子也要等到成熟了才摘。冬青树

每年12月结籽,老师就叫学生从家带小水

桶,把树籽采下来放到木桶里,用木棍将树

籽捣烂,除掉外皮,清洗后晒干。等到开

春,老师带领我们到园地里播撒树种。有

时候老师也带领我们到大沙河对岸去捡柳

树籽,也一起播种。等树苗长高了,学生带

回去栽在自家屋前屋后,也送些给左邻右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的律

的一个重要集镇,促进了区域经济交流。

据 1997 年版《《怀宁县志》》记载:

人形山,指出哪里是人头、哪里是人身一

就相信是因山而得名的了。

家乡那片芦苇荡 (外一篇)

饭的好材料。只是烧得太快,需不断添柴。 芦苇荡的中央,有一口宽阔的水塘, 水也是极清的。夏日里, 我们常在那里游

泳、摸鱼。水不深,刚及胸口,底下是一 层柔软的芦苇落叶,踩上去十分舒服。鱼 不多,但偶尔能摸到几条鲫鱼或泥鳅,便 高兴得不得了。有时也会遇到水蛇,吓得 我们哇哇大叫,四散奔逃,但事后想来, 那蛇多半比我们还要害怕。

芦苇荡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景。春天, 新生的芦苇嫩绿可爱,随风轻摆;夏天,芦 苇长到一人多高,郁郁葱葱,密不透风;秋 天,芦花盛开,白茫茫一片,风吹过时,芦花 飞扬,如雪如絮,不禁想起《诗经》的句子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芦苇枯黄,挺 立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坚韧。这四季更迭 的景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对 家乡最鲜明的记忆。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到城里读书、工 作。每次回去,总要到芦苇荡边走走。奇 怪的是,那芦苇荡似乎一年比一年小了。 问及乡亲,说是气候变化,水流少了,加 上不少人挖塘养鱼,芦苇荡便渐渐萎缩。 去年回乡,发现那芦苇荡已经只剩下一小 片,周围盖起了不少新房,昔日的景象已 不复存在。

站在残存的芦苇荡边,我忽然想起小 时候听老人们讲过的一个传说:芦苇是通 灵的,能记住发生在它身边的所有事情。 如果真是这样,这片芦苇荡该记得多少故 事啊——记得我们捉迷藏时的雀跃、掏鸟 蛋时的嬉笑,记得母亲和姐姐们采粽叶时 的忙碌,记得全家人编芦席时的温馨,记得 冬日里炊烟袅袅中芦苇燃烧的噼啪声……

如今,这一切都已远去,如同那飞扬的 芦花,飘散在时光的风中。唯有记忆中的 芦苇荡,依然那么清晰,那么鲜活,在我心 中摇曳生姿。

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这样一片 芦苇荡吧。

少时爱听大鼓书

村头的老槐树下,有一片晒谷场,不大 不小,恰好容得下全村老少。春日里,芳草 萋萋;夏日里,蝉鸣聒噪;秋日里,五谷飘 香;冬日里,北风呼啸。然而无论春夏秋 冬,每逢说书人到来,这片空地便成了全村 最热闹的去处。

说书人姓刘,是邻村的,一到农闲时 节,周边几个生产队都抢着请他来说书。 每晚两块钱的报酬,一部书要说上十天半 月,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收入——要知 道,一个壮劳力干一整天活才挣一块钱 呢! 刘说书人五十来岁,瘦高个儿,总穿着 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他右手持着油 光发亮的鼓槌,左手拿着两块磨得锃亮的 简板,面前摆着个鼓架子,鼓面蒙着深褐色 的皮子,鼓架子上挂着块醒木。右手边一 张小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灯芯捻得极 低,昏黄的灯光只够照亮他半张脸。灯光 摇曳,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倒显 得那皱纹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天刚擦黑,"咚——咚——"鼓声一响, 村里的男女老少便扛着板凳往场子上赶。 老人们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踱来;妇女们 结伴而行, 手里还攥着没纳完的鞋底; 男 人们来得最晚, 收工后在塘边冲个凉水 澡,扛着长条板凳,大声招呼着找位子。 年轻媳妇们抱着吃奶的娃娃, 边走边哄; 我们这些性急的半大孩子,早就占好了前 排的位置,眼巴巴地等着开场。

刘说书人不紧不慢地坐在场子中央,先 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搪瓷缸,抿两口自带的凉 茶。然后简板"啪啪啪啪"地一敲,这简板声 不算洪亮,却格外有穿透力,全场的嘈杂声 戛然而止。他润了润嗓子:"上回书说到,岳 元帅枪挑小梁王,金兀术帐中惊坐起……" 话音刚落,只见他猛地站起,左手作持枪状, 右手鼓槌向前一刺,大喝一声:"看枪!"吓得 前排的孩子从板凳上跌了下来。众人哄然 大笑,那孩子也不哭闹,拍拍屁股坐回去,眼 睛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下文。

刘说书人的嘴就像个神奇的匣子,一打 开就能放出千军万马。说《岳飞传》时,他声 如洪钟,将岳元帅的忠勇凛然说得荡气回 肠;说《杨家将》时,他的声音忽高忽低,抑扬 顿挫,把佘太君的苍老沙哑、穆桂英的英气 逼人模仿得惟妙惟肖;说《隋唐演义》时,他 最爱模仿程咬金的三板斧。说到兴头上,他 会放下鼓槌,原地抡起胳膊,双脚在泥地上 跺得"咚咚"响,嘴里喊着"劈脑袋!鬼剔 牙! 掏耳朵!",额头上青筋暴起。有回说到 秦琼卖马时,他的声音哽咽了,煤油灯映照 下,眼中似有泪光闪动。众人听得热血沸 腾,如临其境,禁不住用袖口抹眼泪。

夜色渐深,露水打湿了衣襟。煤油灯里 的油快见底了,火苗忽明忽暗。刘说书人的 声音显出几分疲惫,却仍不肯草草收场。"众 位看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醒木 "啪"地一响,人群里先是一阵惋惜的叹息,接 着才恋恋不舍地起身。回家的路上,月光把 人影拉得老长。大人们牵着孩子,还沉浸在 大鼓书的情节里;孩子们蹦蹦跳跳,模仿说书 人的语气、架势,嘴里嚷着"穆桂英来也""秦 琼在此"。月光下,人影绰绰,议论声此起彼 伏,都在猜测明天的故事会如何发展。

有一年寒冬,大雪封了路,我们都以为 他不会来了。傍晚时却见村口雪地里有个 黑点在挪动,走近了才看清,是刘说书人背 着鼓架子,裤脚裹着冰碴,棉鞋湿得能拧出 水。那晚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三十多人挤 着听书,北风在窗外呼啸,他说的《三侠五 义》却让满屋子人心里发烫,热血沸腾。

后来, 出现了收音机, 每天都播放刘 兰芳说评书;再后来,村里通了电,黑白 电视机走进寻常百姓家。渐渐地,来晒谷 场听大鼓书的人越来越少, 说书人来的次 数也越来越稀……

如今那片晒谷场早已盖起了新房,老槐 树也被砍掉了。偶尔回乡,看见几个老人蹲 在墙角晒太阳,恍惚间似乎又听见那"咚-咚——"的鼓声。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些 屏息凝神的夜晚,那些随着简板声起伏的悲 欢,都化作记忆里的一缕轻烟,渐行渐远。

大鼓书散了场,说书人不见了踪影。 但在每个曾经听书的孩子心里,都住着一 位永远不会老去的说书人。

了公社,一会儿工夫就办理好手续了。往

人形河,记忆的碎片

●何声林

舍。当时学校都有园地,除了种树苗,也 种菜、种红薯、种油菜、种麦子。师生们 的劳动课是真的要劳动的,每个班级互相 比赛,看谁的班长势好、收成多,没有奖 励,只有开心。

人形河街道,道路是宽阔的柏油路面, 现在看来也只是两车道而已。道路两旁都 是木阁楼房,临街填上土坯墙,路两边有水 沟,都用青砖砌成。街道上居住的是人形 和双车两个大队的人,街道后面就是田地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射进街道,就能闻 到从饭店里飘来的炸油条的香味,三分钱 一根的油条,我们也只有闻闻的份。

而我们孩子早上起床就外出拾粪,越 早越好,因为屋后山坡上能拾到狗粪,去迟 了就被别人拾走了。拾粪是可以为生产队 挣工分的。我三个姐姐都大了,在生产队 上工,是不拾粪的;我兄弟三人必须拾粪, 三人分头去拾,回来看谁最多。而每次都 是二弟拾得最多。那天,二弟拾得最少,守 在路口等我。"怎么了,怎么拾得这么少?" 我看着他神秘兮兮的样子问。他冲着我笑 说:"我拾到一个好东西!""拾粪还捡到什 么好东西,不会是偷的吧。"他小心翼翼地 从怀里掏出一个白色的东西,说:"我在街 道的水沟里捡到半截塑料鞋底了。"我拿过 来一看,真是塑料鞋底。只有半截,一定是 别人当垃圾丢掉了。那个时候塑料制品非 常少,供销社是可以回收的。这哪是半截 塑料鞋底呀,这简直是比玉石还珍贵的宝 贝哟! 我俩会心一笑。"走,我们到供销社 去!"我说。七分钱,七分钱!我们高兴极 了,直奔饭店,买了一根油条,还找回4分 钱。回到家把钱交给了母亲。一根油条一 家人分吃了,母亲说:"这剩下的四分钱,等 双抢时买海带烧汤给你们喝。"我们便开始 期待双抢了。大姐说:"想不到,拾粪还捡到了狗屎运。"一家子的人都哈哈大笑。

人形河街道是热闹而宁静的。那时候 上街的人不多,出行的人也不多,公路上车 辆也少。平时街道上听到"叮当当"响的, 就是铁匠铺了。开铁匠铺的叫胡国鼎,是 我的姑父,外人都叫他"胡铁匠"。他的手 艺呱呱叫,刀子、剪子、锄头、斧子、犁 耙铁器样样拿手,甚至真能把"铁杵磨成 针"。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里做塑料袋的 人多了起来,塑料袋上印花需要刻版子, 而刻版子就要刻刀。刻刀很小, 且钢火要 好,"胡铁匠"能把粗的螺纹钢打磨成得 心应手的精致刻刀, 实属不易。他除了这 些看家的本事外,还能修理自行车呢! 七 十年代, 在人形河, 第一辆自行车就是他 家的。他不是整车买回来的,而是从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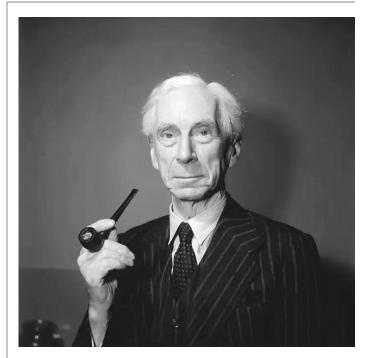
的许多修理厂一个 零件一个零件淘回 来自己组装的,这 技术在那个年代你 说有多了得!

这一年,我考 取师范了,要到公 社去办户口和粮油 关系,有八里路。 姑父说:"你骑车可 行? 骑我的自行车 去,须带粮食的,骑 车就方便些。"我虽 然学车的时间不 长,还是能骑的,就 壮着胆说:"我行, 那太好了!"自行车 在姑父的心里是多 么稀罕之物,就连 他的孩子也不让摸 的,他二话没说就 给我骑了。现在想 起这事,还是那么 的兴奋和感激。

-路上,骑着 自行车,那叫怎样 的放飞自我哟!到

回骑经过政府路口,一位老太太横穿马路, 我眼疾手快,一个急刹车,避让了她,她瞅 -瞅我就走了。而我的车却走不了了-前轮的钢圈扁了,一个好端端的圆形变成 了椭圆形。怎么得了,闯大祸了,回去怎么 交代呢? 哎!!! 好不容易把车驮回了家, 拉着母亲去见姑父。姑父看到车子后第一 句:"哎呀,你人摔得怎么样?""我没有摔。 是一个急刹车就成了这样的了。""车子坏 了都没有关系的,你人摔了就不得了嘞,不 要骗我哟!""我真的没有摔。""那就好,没 摔就好,车子我自己会修的,前轮钢圈是旧 的,也该换了。"姑父的大度和宽容,感动得 我流下懊悔的眼泪。难怪在人形河,"胡铁 匠"是那么的受人尊敬!

1985年,206国道加宽,为了保护人形 河老街,向东迁移。老街还在,而大沙河任 然亘古不变,清澈的河水绵延不断,东流到 海,滋养着人形河人,也衍伸了一代又一代 的人形河人的美好记忆!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桑(1872年5月—1970年2月),英国 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古雷池大地:从"不越"到"敢越"的时代启示

●胡素怀

"不越雷池一步",这六个字如同一道 符咒,曾深深烙印在望江的文化血脉中。

东晋时期庾亮"无过雷池一步"的告 诫,让这片土地在千年间承载着谨慎守成 的文化记忆。然而,当望东长江大桥如长 虹卧波般连通两岸,历史的辩证法正在这 片古老土地上展开深刻对话。

雷池的"不越",本质是农耕文明对风 险的理性规避。在生产力有限的年代,守 住既有的生存空间是最优选择。这种智慧 曾让望江人在水患频发中稳住根基,在战 乱纷扰中保全血脉。但今天的"敢越",绝 非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时代对雷 池精神更深层的领悟——真正的守护不是

画地为牢,而是主动融入时代洪流。

望东长江大桥的通车, 彻底改写了望 江的时空坐标。昔日的三省交界死角,一 跃成为联通皖赣鄂的"中"字形枢纽。这 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跃升, 更是发展思维的 革命:"敢越"意味着从"避风塘"思维 转向"弄潮儿"姿态,将省际边缘重塑为

在"联东启西、北上南下"的新格局中, 望江的"敢越"之道需要精准的战略定力:

其一,做三省要素流通的"转换器",而 非简单"通道"。利用区位优势打造区域性 冷链物流中心,让江西的农产品、湖北的工 业品、安徽的文创产品在此实现价值增值。

其二,构筑文化融合的"反应堆"。挖 掘瓦屑坝移民文化中的开拓基因,将雷池 文化从保守符号重构为"谋定后动"的智慧 象征,打造独具特色的跨省文化体验区。

其三,发展"边界经济"新模式。建立 三省交界产业协作示范区,在环保标准、市 场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成为区域一体化 的"压力测试区"。

值得深思的是,"敢越"不是盲目冒进, 而是如大鹏展翅般既要有冲霄之勇,更需 借风之势。这恰是雷池智慧的时代升华 -在坚守底线中突破界限,在拥抱变化 中保持定力。

当下望江,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

点。从雷池岸边的慎重抉择,到长江桥头 的开放襟怀,这片土地正在完成一场跨越 千年的精神成人礼。

古雷池的"不越"是生存的智慧,新雷 池的"敢越"则是发展的艺术。当望江人既 能铭记"不越"的古老训诫,更能践行"敢 越"的时代担当,这片曾经以保守闻名的大 地,必将成为长江经济带上最富活力的开

雷池之水依旧,但其涵义已新。从"不 越"到"敢越",望江用一千六百年的时间完 成这次转身,正以全新的姿态,在区域发展 的版图上挥毫泼墨,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 壮丽篇章。

思不群的诗

1.葡萄架下的密语

是一群少女的脑袋挤在一起 吐出一串椭圆形的密语

午后的梦游者如鸟 啄食红绿相间的笑声

是其中一个少女举起一根手指 轻放在唇齿之间

从白雾褪去的盘中 咬开半个早晨

多么美好,这世界仍有秘密 你们说的我全都相信

当搁在琴架上的信件翻开 驱动最初的帆船

2.六月的草莓园

那是从一位女子耳垂上 摘下的一对耳环 放在白瓷盘中

在白瓷盘中 如果堆满鲜红的草莓 盘子就会炸裂

请试想一想 当一群奔跑的儿童 忽然闯入六月的草莓园

当一位女子困于夏日 身体里的情欲已经成熟

手抚耳垂。耳环上 两个水滴形的亲吻 已消失不见

她会习惯性地

3.水蜜桃的咏叹调

一个饱满的元音〇 从树上摘下来 放在耳边听

它被一个完整的意志充满 期待的嘴咬破梦境 裂出欢喜的汁液

那是一只古代中国的水罐 把皮剥开 绽出唇红齿白的回忆

婴儿绒毛般的红脸颊 打开驶向蔚蓝岛的早晨 唱出馨香与甜美

投身湖底之梦的人 翻开向日葵的曲谱 正将六月的竹笛吹响

4.梨的美学观察

梨是一首清润的五言绝句 而栗子是坚硬的古风 需要用力敲开

当它微笑时 首先裂开雪白的牙齿

它光洁的弧度 取决于月亮和女性 之间的距离

它隐于繁密绿叶之中 只向满缀的晨露吐露秘密

当它继续向着春天深处倒退 白衣少女五瓣形的渴望 才刚刚形成

5.芒果研究

桌上的一只芒果 抢占了整个房间, 就连我 也沦为被占领的一部分

它稳稳地立在桌子上 像街角的一幢木头小房子 刷满梵高用剩的颜料

它四月的手上 海浪阵阵翻滚 阳光从五线谱上挂下来

有时它会跳到桑巴舞者 的腰鼓上 向狂欢人群泼洒柠檬黄

而在灯光下,它获得了保护色 沉入睡眠 任凭金色的梦境向外逃逸

6.好脾气的柚子

是一只木桶"嘭"地沉到井底 再从秋天深处拉上来 那时它已经完全成熟

柚子, 天生一副好脾气 将拳头包裹在厚海绵中 击出十磅重的香甜

如金字塔中的一罐蜂蜜 涂抹在数年后的嘴唇边

当时间肿胀,发黄 用力将桶板 一块块拆开

但也有苦味

微微弯曲的果瓣 像小猴子手中的瓷片 正从井里舀水送往嘴边

7.桑葚回忆录

从桑树上偷来的太阳黑子 有点发酸

使得逃跑时的水沟 陡然变宽

要快! 嘴里停止吞咽

避开树枝分杈的虚假拥抱

在小丘上, 我们停下来 点数口袋里的黑色蚕茧

太阳在头顶, 用羡慕的热目光

让它感觉到,同伴的脸上

紫色比黑色更甜

看着我们

我家门前的那条河

●曹学武

我家门前一条古老的河, 老祖先取名叫大河。上游通泥 塘沟,接壤到怀宁境内,下游 通往幸福河经皖河流向长江。 大河像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 地躺在堤坝上村庄的怀抱中, 更像一位智者, 记录着岁月的 蹉跎、人生的沧桑, 也承载着 我儿时到现在的点点滴滴。

童年的大河,是欢腾的乐 园。河水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 光芒,河水清澈透明,可见河 床下的动物和水草。儿时的我 和伙伴们光着脚丫,踩着河边 的细沙, 追逐着水花的脚步。 河水温柔的拍打着岸边, 和我 们一起嬉戏。

我们拾起扁平的石头,用 力甩向水面, 石头在水面上跳 跃,激起一串串水花,像是童 年的笑声,一圈圈荡开,久久 不散。河边的芦苇随风摇曳, 仿佛在为我们童年伴舞,那时 的大河,充满活泼,充满生 机,无忧无虑的流向远方。

青年的河, 是梦想的起 点,少年的我每逢放学回家, 来到河边, 蹲在母亲洗衣淘米 的石头上,望着清澈的河面, 鱼儿有时拍打着水面, 野鸭的 嬉闹,青蛙的鸣叫,伴随着美 丽的时光渡过。那时的我,心

中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向 往。那时河边的晒场是我最爱 的去处,每到放学和一起玩的 伙伴挖土灶、生火烧河蚌和河 蟹,乐享着当时的口福。

夜晚的大河, 倒映着满天 星辰, 听着潺潺的河水声, 我 们爬在晒场的草垛上,遥望 着远方的村庄,聆听着乘凉 人群的欢笑声。如今的河, 依旧静静地流淌, 只是河边 的芦苇更加苍老,河水也不 再如从前那般清澈。我站在 河边。望着水中的倒影,发 现自己的面容已不再年轻, 河水依旧温柔, 却多了一份沧 桑,它像一位老朋友,默默地 陪伴着我,见证了我人生成长 与变迁。那些童年的欢笑,青 春的梦想, 仿佛都融入了河水 中。随着流水远去,却又在心 底留下深深的痕迹。 门前的大河,是我生命的

河流,它不疾不徐,不喧不 闹,却用它的温柔,滋养了 我的灵魂。时光如水,岁月 如歌,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会 在流水中沉淀, 化作心底最 柔软的回忆。

愿这条大河永远流淌,带 着我的记忆流向远方,流向 未来。